

閩都別記

第拾伍集



福州萬國出版社印行

(福州萬國出版社)

福

44
30

印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

閩都別記

福州萬國出版社

44.567
305
215

閩都別記

一

卷之十五

3239835 06563

閩都別記雙峰夢卷之十五目錄

里人何求纂

第二百六十三回
第二百六十四回
第二百六十五回
第二百六十六回
第二百六十七回
第二百六十八回
第二百六十九回
第二百七十回
第二百七十一回
第二百七十二回
第二百七十三回
第二百七十四回
第二百七十五回
第二百七十六回
第二百七十七回
第二百七十八回
第二百七十九回
第二百八十回
第二百八十一回
第二百八十二回
第二百八十三回
第二百八十四回

麻喇國叛華人歸籍
水蛙精取書生口液
鶴齡考試因戲被黜
劉鶴齡捷取蘇州月
劉鶴齡辨金答帝對
除怪疾鶴齡報舅德
蛙化萬排字配血食
收石龜天師解絲帶
除蠱毒白姬歸臨水
三保下西洋局鐘寶
取鳳蛋黃繩枉害命
救白鷺蔡苗得奇報
鄭和釋長樂縣儒士
永樂帝遣使封中山
明縣令讀詩琳聖盜
徐叛臣永樂取安南
于謙奮六軍保社稷
阿徒刺勸夫徐奸養
正統帝復位冤斬于少保
成化龍汪直阿丑進諷
正德微行熬山折卸
施抱蛋計伏雲中鳳

哈卜滿卒明帝褒封
劉鶴齡得水怪寶丹
白妃慕色得雞脫凡
猪婆龍禍嫁癩頭龍
江若海升官生怪瘡
口無憑永樂殺蛙精
帝殺姦疾愈封真人
擊員扇藍最奮鐵鎚
吞金蠶蔡廷威元君
貓霧救太監離台灣
討寶鐘拉沙整沉舟
湊三寶太監始回朝
蔡荊為疏球國世臣
蔡姑婆回閩遇臨水
敏紅橋聯句贅乘龍
龍權閣正統陷土木
姚銑借五雲認英宗
楊御史善辨接聖駕
石亨論奪門激反建功臣
正德旌劉謹一清定謀
鄭唐談諧官豪賄狗
設湯墨策餌李金蛟

閩都別記雙峰夢卷之十五

里人何求真

第二百六十三回

麻喇國叛華人歸籍

哈卜滿卒明帝哀悼

却說慈嶺阿罕得兒因慕富貴思凡投胎於麻喇國爲王女獨眉和尚知之又遣白雞去尋世仇人這白雞離白雞被棕拂一刷卽化去魂遂麻喇王船至國適有杜雞在窩中抱蛋魂便投入轉世世仇人白雞離來夫人阮氏在慈嶺產下一女卽阿罕得兒轉世撫養因其面貌雪白遂號白姬那白姬那女長花開笑靨則哭只將白雞日夜留在房中作伴與之不離那白雞亦相隨不去時刻伏於女之面而啼哭阮氏抱白雞步雞亦隨之宮中之人無不稱異將女呼爲白雞小姐哈卜滿接坐十餘年王太夫人壽過六旬病終哈卜滿同阮氏夫人哭泣盡哀禮盡喪祭惟暗將巴楞入內宮母子婆媳始得會面追錄老婢之功甚厚常留相父郝元在內與巴楞相會外而君臣內實父子郝元常說不可如是行爲倘走漏風聲被前王本族知之必會兵來討則災禍不少矣哈卜滿答曰內宮所爲之事外怎知之卽被外知究亦何妨之有舜棄天下如敝屣何況小本族常分守要地皆有兵將外各島皆野蠻惟八國頗知禮義亦常自操戈相奪至郝元在麻喇國爲國師效桓公九合諸侯會議八國插血誓盟有一國背盟者七國共攻之有野蠻來劫者亦齊會圍擊之共舉麻喇國爲盟主郝元爲八國之都國帥自此八國和好義同兄弟野蠻不美之至幾十年八國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皆都國帥之力無不佩其德化無何郝元無言將死謂國王曰臣死後禍必至無別可解惟投鄰國求之保護送歸中國可矣言訖氣絕哈卜滿以父禮治喪被麻執杖或問其故哈卜滿曰相父卽父也效中國成王之報周公也雖如此解說中外亦疑之至巴楞亦死哈卜滿仍以母禮治喪中外加疑暗暗查訪始知以牛易馬之事時舊王之族皆領重兵分鎮海外因聞此風聲各會齊商議曰怪底是今王不是前王之親生血脉乃白面

鬼所生故形容異樣將來皆傳白面鬼之種我們黑面之正支必屠滅無類若不早興兵討之根本深不易除矣遂先立先王之弟爲王約定時日一齊合兵去剿除白面鬼之種討回王位原來起先那元在日多發探子去打聽各本族有無動靜茲探子聞之大驚欲通知那阮芮僕樊五姓之家屬同逃因各族之兵已至國中不及通知只自抽身由後宮門逃出走至鄰國將前王太夫人所謀巴榜之事一一告訴今願退還王位只求保護退回中國隣國之王即知會各國頃刻亦會起兵解救那各鎮之兵擁至國中無之攔阻將五姓之家屬盡行挈往尋哈卜滿不見各處搜尋至一同誅滅五姓皆係子貴父職遇有白面即拏正搜索間七國兵亦至問諸弟姪何事與兵答曰本國位被白面鬼冒佔親族會兵來討衆國王曰此事中外皆知係前王之王夫人謀奪中國種爲己子接坐王位并非中國人有心冒佔今領兵來討正當僞主哈卜滿亦自意退還朝位同中國之族同歸中國今即送其回去朝位仍還汝族自立新王倘欲害之我七國不依先來攻滅汝等再奉哈卜滿仍坐王位汝等可自議之諸弟姪因見七國爲之保護想難犯衆怒俱各依從衆王又曰既然依從僞王哈卜滿現在我國可將被之夫人子女家屬及五家男女同歸凡國之錢糧倉庫應行一切交還新王惟內宮之金珠財物等件均是舊王之私蓄亦盡付他爲盤費用度如人少一個物少一件我各國亦不依諸弟姪不得不從即令人帶出之五家男女又用車搬運財物已備大海船裝載七國又各送財寶軍糧大過紅毛至三晝夜方盡又撥識路之水手舵二七國之兵繫住俟其開船因船不即開問故哈卜滿等竟曰未別生前父恩貴墓衆王即撥衛護哈卜滿男女前去哭拜各墓訖又拜各國王始開舟而去七國聖兵皆回新王接位皆不發言只說回船中國先前五姓只五人往麻喇國歷有四五十年男女共傳六十四個那白面鬼已四歲與白雞時刻不離前被收禁時雖與人相隨亦不放船中所募舵工水手共二十八個皆在地人形奇狀怪盡如夜叉猴過無數番國隔中國尙遠船至洋面至半年餘始至交趾國問知中國在北又請交趾國在地之人幫舵行數十日始至中國廣東洋面又遇大風被吹至五虎關外五虎即福建地界哈卜滿打聽知已到福建即大喜

打算由此登山船遂收入閩安鎮人見大番船至港異之該處地方官來查詢哈卜滿同五家在船已商議定了說是西海麻喇國王哈卜滿因位被族叔佔奪無處可投率陪臣各眷屬航海來歸附天朝等情由遂開列姓名惟哈卜滿不改五姓改作哮喘裔魁益地方官據情上報各上司潘島各憲聞報即令帶送驗訊哈卜滿同赴驗並獻進掛瑚樹夜明珠通天庫各寶驗訊無異即具表奏並各寶遣使贊奏朝廷請旨定奪一面將哈卜滿眷屬男女安頓在通津門大公館中舵工水手安頓在法海寺旁巷內船泊在大橋下內港其哈卜滿五家人等由街經過人見之無不稱眉清目秀不亞中華人物及見衆舵工水手以爲番鬼皆驚病有孕之婦見之皆驚冲生下鬼子地方官遂禁不許出街把門封鎖水菜由寶中傳進今法海寺旁之番鬼巷即早年安頓水手舵工之古迹後因番鬼字不雅改爲官貴巷其哈卜滿所坐之番船又大又異遠近之人皆趕擁看今大橋下名番船舖即當年泊番船之故處也時永樂帝十三年福建差官費表至北京帝閱表甚悅收納貢寶即批着哈卜滿等入京引見封爵表下到福州不意哈卜滿忽得病而卒閩藩又進報卒之表帝憫甚賜諡爲康親王葬於閩山春秋致祭按日給餼諸倍臣皆食廩於官以恤柔遠勿缺等批降詔到閩藩司將哈卜滿葬於西門外草市都墓園山按年有司春秋致祭五姓皆食廩於官遂人漳州尋訪本宗因元明交際人人避亂無處可尋其舵工水手仍配原船裝糧充裕給與送出大洋聽之自歸本國矣麻喇王子威天恩恤優厚內院建一座望京臺遙望朝望臺望北朝拜又去法海寺拈香禮拜如來時白姬已長成白雞大過白鶴時刻不離常至法海寺行香人皆見之無不稱異贊其端莊因乃有女雖顯宦鄉紳無敢向之求婚正是番女不思歸故國明珠永古投深淵且看下回如何分說

第二百六十四回 水鷄精取書生口液 劉鶴齡得水怪寶丹

漫說麻喇國歸附福州哈卜滿卒蒙皇恩優恤先講長樂縣芝山地方山下有二潭一在山南一在山北乃昔

有二龍白者在于山南之潭因名白龍潭黑者在于山北之潭因名祥雲潭常有人於潭邊獲蛋壳大如斗即龍之卵壳也近鄉有一家半耕半讀姓劉名吉梅妻江氏長子名鶴壽料理田園次子鶴齡十四歲生得甚美人見之無不稱爲潘安再世時送在隔墩村學究林順儒家讀書往來皆由祥雲潭經過潭邊有橋不通大江那日在橋上經過有一個赤體小孩趨至揖曰

劉學士 會做人 行過賜我一口涎 年少登科中狀元

鶴齡因見孩童生得聰明又說得好聽遂吐一口涎與之那孩童卽伸雙手來接將涎牽至橋下石盾邊自口吐出一粒湯丸大紅的在雙手翻弄左手丟於右手右手復丟左手兩手互接弄有許久仍將此丸含在口內鶴齡倚欄看之問曰所弄是何物孩童答是土丸因閑無事來玩耍又曰要我口涎何用又答曰有口水纔光滑去接便捷又問曰水汝自有何須向我乞取又答曰我口水少要討來湊汝自行過卽唾一口與我我丟接與汝看鶴齡終是孩子心性被這孩童哄說有理遂信之不疑自此有行過卽唾一口與之但叔處行人甚少路徑又僻有時遇着人孩童便走躲問故伊答怕父母得知打罵故不與別人看見也鶴齡亦信之以近處之孩亦不爲意誰知鶴齡自上學起一日瘦一日至秋更憔悴其父母疑是先生嚴責所致先生聞之氣甚亦想未及下之子忽然衰瘦至此其中必有緣故那日鶴齡來學因問其平日飲食如何答事照常又問有病否鶴齡又答無又問或是在外玩耍被人打傷或跌損否皆答無停一會又問或多唾涎亦能損傷平日曾否多唾涎涎鶴齡沉吟半晌答曰只走路睡與小孩童弄七丸玩耍一日一次先生聞此訝問孩童要涎何用弄什麼七丸涎乃人之精血怪道有此緣故乃至衰瘦如此地步言訖又窺其孩童如何模樣係在何處玩耍如何問汝要涎逐細可對我說明不得胡說鶴齡乃說經過祥雲潭橋下有一赤體之孩童討口水接弄土丸戲要一日都唾一口等情向先生說明先生又問那孩童有多大或有時脫衣或常常皆赤體鶴齡答大纔有四五歲生得矮矮頭仰目圓口潤腹大前白後青腳長手短從初見後都未曾穿衣他說姓田家在洋尾後又說家

在水裡遇有別人行過便跳入水裡不出學生不敢立久睡與之便來學堂矣先生又聞此說更驚訝曰此子非人家之孩子乃精怪變的幸我來窮究汝不然再至月餘汝命休矣鶴齡聞此亦驚問怎的是妖怪所變曰那里四五歲孩童子常赤體不去別處只在橋下取人唾去弄土丸夏天猶可冷秋亦皆赤體又家在水裡屋精怪可知矣彼處潭中有龍潛存居人常拾斗大之卵壳此精必龍蛋變出異種化為孩童取口水去煉丹至他煉丹成時汝命無矣今汝去他必在橋下等汝且漫吐口水先向借土丸來看一接過手趕跑回來與我看便知是否妖怪只要手脚捷不要與他搶回鶴齡如教遂去那孩又在橋下見鶴齡至即伸掌向他取口水鶴齡曰我今日頭不能垂下汝可來乘取那孩即上橋鶴齡曰那土丸借我看那孩童口吐與看鶴齡一接過手便回頭飛跑那孩大驚尾追來拉鶴齡恐被搶去亦含於口孩子見丹入口即啼跳曰此物被汝搶去我命休矣鶴齡曰我未吞孽與先生看再還汝言訖飛奔至學堂敲門先生內問是誰外答是學生誰知一答應此丹即吞入腹內先生開門便問丹可騙來得麼答曰騙來了恐被搶回含於口中至此答一聲不覺吞入腹內今怎處先生聞之失色答曰若是真丹汝吞之便長生不老若是土丸人食之亦無害汝今再去看他如果是丹被汝得去他必死他若死可將其尸埋於山中不可暴露若是人家孩子必取土再作汝不可再唾口水與他鶴齡聽先生如此吩咐點首而去到那祥雲潭邊只見那個孩子蹲在橋上等候見鶴齡來匍匐在地哀求還丹鶴齡曰我含口中跑回去誰知吞落肚內今再取上來作有何不可孩童聞說治頭問是真假鶴齡答真不是假那孩童便喪氣立起曰可惜數百年之若煉金丹一旦被汝得去我今生無奈之何惟是求汝將我身尸把木匣裝貯四向用鐵釘釘住放入水中浸一夜撈起取火焚燒燒焦了埋於土中如此行爲不但我死有托且猶致汝永遠無虞說罷跳於橋下石盾跳數下變一大水蛙死在石盾上鶴齡在橋上看孩童變水雞而死驚甚想是精不錯又思先生令我掩埋他囑我備匣貯之又要釘鎖又要放在水裡去浸又要放在火裡去燒又須去埋何等費事叫我聽誰說今不管他他是水中之物推入水中便了誰來管他遂下橋將其尸拖入水

中誰知那水雞入水頭便昂起向鶴齡說曰可惜汝不聽我言念出四句云

叫汝所爲通五遁 緣何獨卸水中來 水中如我必不怕 惟汝難逃金刃焚

說完便沉而不見鶴齡又去食了飯又來學堂對先生說那孩變了水雞死去推入水又能言此四句殊屬不解先生聞而駭曰我說是精不錯亦不知是水雞精亦是龍卵所生還他說何等費事推入水中有何不可惟他說汝難逃金刃汝須行正道何以爲災但此丹被吞入肚不但壽長猶能通變將來切莫忘我先生教汝得此金丹之功也但汝須當謹慎勿與人言也鶴齡答曰奴果能變通不忘先生之功恩原來此先生起先問鶴齡所言知是何精所煉之丹欲令其去局來自服誰知却被鶴齡自行吞入肚中難以吐出氣得無法故囑其勿忘所教之功蓋水精臨死教伊通五遁鶴齡不知而先生亦不知也他說裝以木匣釘以鐵釘水浸火燒然後再埋土中此乃經過金木水火土之陶鎔煉精之魂遇五行過亦能返本復原其丹乃清之神氣所結若肯聽其行爲鶴齡皆五遁今只推入水惟能水道餘四遁因未經過故皆不能殊屬可惜那鶴齡自此見水即能遁欲去何方心一想即化去先遁入富家庫房內盜出些金銀投贈先生從此先生留他在家與其父古梅說鶴齡因來往回家食飯被風吹日曝始至衰瘦不如留在學堂不用回家日日往返免受風日之苦又能安心攻書不一二年必能通達其父見說得有理即幫貼口糧撤鼎蓋與之鶴齡遂安心讀書均在學堂自得金丹入內肚不數時精神復元加更丰采其父母見之甚喜遂令其長在學堂勿回正是師言生瘦爲生捏父見子瘦聽子留且看下文如何分說

第二百六十五回

鶴齡考試因戲被黜

白妃慕色得藥脫凡

却說劉鶴齡在林順儒先生家讀書誠天然聰明得金丹之力凡作課題時藝一筆成文再不加點何曾有長在苦讀不時遁去玩要或帶有物回來并不敢多取惟在富豪銀庫中取零碎數兩使之下覺那年因值歲考

之期赴縣府試皆列案首至赴考人猶未起稿惟他早已完卷閑坐等衆一同繳卷因聞人說今日三月三湖廣武當山玄天上帝聖誕天下人都趕去進香戲有數十臺鬧熱之至憐齡聞之將已寫之卷潛遞至司案上便抽身由水遁去武當山看戲時各省主文衡乃是學道至衆生童各繳自卷司官先拾案上一卷閱其文甚佳有卷無人折看名字乃劉鶴齡也傳喚遍處查之又無其人欲取進無人來認即時將原卷刷出以爲假名重卷追諸生皆出對門後憐齡纔回仍至學道考內見空寂方遁出其先生因在外見刷卷異甚正在各處尋討忽見憐齡訝問曰何處去玩要致卷刷出憐齡笑答去看戲又問那里看戲答武當山先生好氣又好笑曰福州考試去湖廣看戲世間都有此等人又答只看戲即回亦來得名因貪看上帝後道之古跡纔遲了又問曰白白丟去一個秀才答曰

紙下功名輕似水 眼前美景重如山

一衿值什麼卽黃甲進士亦莫須有也遂同回長樂不覺又至科考之期又入考文章已完因先生再三囑不可再去玩耍不敢離位其題乃四十不動心因無聊將自己文章尾題寫數句曰若遇二八佳人在浴盆中洗澡現出胸中跨下問心動乎不動曰動動動寫訖將卷遞上試官閱卷甚奇才已經取進知至闕至尾幅見此數句大怒將其名字刷出先生又被氣將死一日在書館適先生友帶一幅番字來番字旁註有漢字其番字人皆不識因題漢字讀之乃五夜漏聲催曉箭之八句唐詩先生問從何來其友曰乃省中麻喇王女寫的因舍弟爲木匠頭在他公館起蓋見貼在壁上與他携來的又問有此筆墨可知容貌何如又答聞舍弟說常見他纔十四五歲甚美無雙能說中國話逢人都見番漢字皆精常在樓中美筆墨有白雞隨在身邊人都呼爲白雞小姐又問曰既有此方貌必多人求之可受過誰家之聘麼又答曰異邦王女未肯輕許與人人亦不敢求他其友與先生談論帶字辭去誰知鶴齡在旁聽了默取紙筆照樣寫出八句番字先生見之訝曰番字被汝一看便能模寫果神童也鶴齡並不動聲色次日遁至通津門望京樓訪之適王女白妃獨自在樓排紙磨

墨執筆正欲揮寫大字忽見一俊俏書生立於桌前白妃愕然正欲喝問之因見其品格不凡不忍斤逐放筆走離數步鵝齡取筆揮寫紙上珠鳳王龍四大番字白妃見寫真甚暗思此處人怎知寫我國之字體又無踪必是神仙降臨輕聲問曰仙郎何來鵝齡不答尚有餘紙連筆寫漢書二句云

有心求玉杵 特到訪雲英

白雞見漢字又又佳詩句又雅因喜甚不避嫌疑另筆接寫二句云

若不嫌奴陋 護花鈴莫驚

鵝齡笑問曰護花鈴在何處白妃手指白雞笑之鵝齡又寫云

虎狼尙不懼 何怕此白雞

白雞亦接題云

若過不驚懼 長隨作字師

鵝齡笑曰欲學不難可先來學運氣再舉運筆寫纔有筋骨白妃笑怎樣謂之運氣鵝齡笑答對抱桌上便爲運氣白妃走開笑答曰此可不必鵝齡即上前拉抱誰知那白雞伏在桌上假睡偵其欲攏身趨向鵝齡抓啄幸鵝齡走得快只啄手足如遲些雙目啄瞎雞仍擒不放鵝齡遂遁而不見時白妃色欲之心少响被雞打破暗怒恨雞破我千載之奇逢不即殺却留他何用正在忿恨忽見一箭飛射至桌下被雞啣落一連五箭皆被雞嘴接雞仍伏不動駭異不知箭從何來仰首見鵝齡手執弓腰插箭立在櫺檻外始知箭是他發看雞去矢又閉目而睡即趨櫺前笑曰前說虎狼不懼怎的便敗北而逃只不過家畜殺之不用牛刀何必長號短劍披甲而來倘被母兄得知廉恥何存鵝齡答曰不意此畜更勝虎狼不擊來煮糟食怎肯干休汝說殺之不用牛刀現今連發五箭皆被啣接可知其法力無邊若不見陣豈能除滅之乎白妃笑曰別人難禦惟奴牧之甚易待奴去挈付郎殺之鵝齡喜甚即催去擊雞知二人在櫺外問答雞已偵知仍在桌下假睡白妃遂于桌下將

鷄攀住以繩縛之裝于布袋中又縛緊抱出付與鶴齡諒必重不意甚輕未及一斤遂遁抱出閩安鎮外不敢開看係以巨石丟墜於海底訖又回至望京樓胆更大忽見桌下白鷄仍伏在不勝驚訝白妃趨而問曰綁現成交與汝猶不能除又被走回何也鶴齡答曰已將其沉海底如訖又能逃回白妃曰今勿遠置即在此除之又將雞綁縛裝于布袋鶴齡接來放于檻前取所帶之雙劍盡力斫刺須臾斫爲粉碎不見有血以劍撥開看之原來所斫非雞乃布袋裝各破布細索白雞無矣回頭看桌下雞仍在時白妃等看雞仍被走脫忿怒罵曰汝能逃以是我無奈之何汝既忍殺我風景我怎不忍殺汝性命自繫袖抄衣將鶴齡之劍接過至樓內將桌下白雞捉出綁住白雞任之縛綁俟其舉劍將殺時昂首開言曰阿罕得兒可記得慈嶺下之周旋乎因何見色忘義耶白妃一聞此言大覺悟於前生即擲劍合掌作謁曰

記得記得真記得

慈嶺曾蒙救危厄

齊出帥前說過誓

始終依倚保貞白

因慕富貴脫凡胎

誰知爾亦跟將來

既被一言驚破夢

快同超脫了塵埃

白雞開翅繩索自解亦念偈曰

既然記得許周全

不負相隨十六年

所慕繁華已盡享

怎容再墜色黃泉

眼前美景如朝露

轉瞬紅顏爲老婦

若不及早出凡塵

至沉苦海誰來度

白雞念完便展翼伏地白妃即跨上雞背雞遂升空飛起由樓檻前飛出望西而去鶴齡伏在檻外潛聽始知其因望至杏然便說汝記得去作天吊斃我沒想回去担糞桶自笑自嘆了一回快快而遁樓下人皆不知至白雞升空由樓檻前飛出家中人有見者令人衆趕上樓內看白妃合掌坐於雞背眼閉氣絕觀雞亦化始知乃解脫凡體歸真而去鄉人因皆見其現形尸解遂有興建白雞小姐廟宇白雞小姐即柏妃小姐至今廟貌猶存正是孫子餽供三百載女兒血食千萬秋再看下文如何分說

第二百六十六回

劉鶴齡捷取蘇州月

豬婆龍禍嫁癩頭龜

却說白妃脫離凡體跨雞升天而去劉鶴齡遂意冷心灰回學堂攻書其先生因囊中不空無日不買美味食
那日買數个老田蛙鶴齡不食惟自食之不意卡於喉立刻斃死鶴齡以先生既死不得許名攻書多取銀錢
安頓師母自回家中一日抱三歲幼姪出去玩耍至午後獨自回來嫂氏問小姪何在鶴齡笑答曰抱去蘇州
坐於戲角看戲因肚飢回來食午飯忘記抱回嫂氏驚甚曰怎的抱去許遠丟下汝自回來今怎處鶴齡曰
怕什麼食了飯便去抱回未遲遂食了飯便去抱回交與嫂氏嫂以既抱回任他妄言去蘇州不過只在鄰舍
因子手中持有蘇州糕乃兄去過蘇州來認得是蘇州所製方信是抱去蘇州不謬家中至此時始知得鶴齡
有水遁之術也鶴齡有娘舅名江若海乃武舉值中秋夜來劉家飲酒賞月鶴齡執壺因捧出一盤肉餅若海
曰好大餅鶴齡曰此餅不大蘇州餅總大酒肉月照席中若海仰頭望之曰好大月鶴齡又答曰不大蘇州月
纔大若海帶笑伸出巴掌問鶴齡曰汝的嘴巴且向過來與我打一巴掌看此巴掌還有蘇州大麼鶴齡又答
曰舅此巴掌無蘇州一角大打一百下不及一下若海大笑曰蘇州之餅大月大其巴掌又大更更不信原來
一口講大話汝何曾去過蘇州大話講得太大鶴齡答曰外甥有收在娘面前亂說如不信就去蘇州取此
三件來與舅看便信矣言訖行出天井忽不見若海問乃父曰姐夫汝那里出此荒唐子弟被我笑駁便沒趣
走出劉古梅答曰舅還不知耶汝外甥含顛不讀書不讀書不讀書日都在家中說日日都在蘇州看戲有誰
信之耶二人在席中未飯幾杯而鶴齡至席前若海笑而問曰汝去蘇州回來鶴齡答曰只到閭門便回取三
件物與舅看即於懷中取出一紙包若海解開看乃一个大果餠餅標題閭門外連陸號製中秋月餅若海看
了笑曰果然蘇州餅真太過長樂餅又取一紙捲展開看乃一張彩畫有宮餅有簋箕大中間之嫦娥素女玉
兔丹桂廣寒宮俱全標題蘇州大明月宮之圖若海又笑曰果然蘇州之月太過長樂縣更有巴掌鶴齡於懷
中取出酒杯大泥塑拈金手指頭若海看了笑曰此是手指豈是巴掌鶴齡答有此大的指頭其巴掌可知矣
若海問曰此指莫非是蘇州開元寺金剛的被汝折來麼鶴齡答沒錯若海曰我會試過蘇州看開元寺之金

剛大過福州開元寺的果然蘇州件件都大不錯吾甥真廣見舅今信矣所取來月餅盡可留食玩此手指可趕送還天明被人看見出不祥鴛鴦應是即將泥指懷帶而去若海謂古梅曰不意此子有此異術不知在何處傳授來將來將必大有作爲也古梅答曰先皆不知至林先生死後回來始知問知得水雞之金丹將來之事不知只是輕浮不隱重恐惹出禍若海曰何不警戒之古梅曰何嘗不戒之他答自有分寸若海曰若果知分寸則無憂矣二人話未說完鴛鴦又回其手中持有物若海問曰金剛手指有補還之腰鴛鴦曰已膠還了又問曰手中持何物答曰回來順游玩至松江見江中有魚跳起捉之取荷葉包帶回烹與舅配酒若海接看魚猶活古梅笑曰此魚必近處捉來說說松江若海曰果是松江非妄古梅曰何以見非得妄答曰天下之鱸魚皆兩腮惟松江之鱸魚四腮巨口細鱗味極美即令烹來嘗其味便知將已五更須臾烹至共嘗果味極美若海曰吾甥有此奇術須當謹慎守分不可逢場作戲一弄出官事以邪術詳辦累及父兄今不多囑惟寫數句與吾甥謹記在懷取筆墨紙硯即寫曰

吾甥學術甚稀奇

謹慎爲先勿亂施

若海欲再下句筆放被古梅接筆湊上寫一句

從此不容再外蕩

古梅欲再寫鶴齡曰爹爹且慢寫尾句與兒湊亦接筆寫一句云

舅恩當報不教遲

古梅見子續此一句笑曰惟此可爲餘暨禁止鶴齡答曰略報了大德閉戶便不出若海曰舅有何德堪大可不必須早歛迹爲要原來數年前劉古梅被海寇叛誣全家收禁幾至族誅乃江若海排命趕各上憲代之辦白力保始得無事自悞却會試之期故鶴齡蓄意圖報之賞月至天明若海遂回未幾若海補授千戶發往浙江海塘捕剿猪婆龍軍中效力有功之日再行升賞查浙江之海塘自洪武年間有猪婆龍在水底爲穴常動

攻崩堤岸常不現形無法捕之堤岸常崩常修動費無數錢糧因帝查詢緣故地方官不敢以猪婆龍爲害回覆捏以癩頭龜在於水底蓋猪與朱同音當今皇上爲龍若據實報之大有千碍未便故報以癩頭龜爲害太祖聞報是龜擾害即頒發黃詔嚴加捕剿如有人捕得癩頭龜者每斤賞給銀一兩不論大小頭數只照斤兩給銀此癩一下人各圖利到處江河之龜不拘大小盡被捕得領賞正惡猪婆龍無人去捕惟官軍百計無奈之何直至永樂年間數十年堤岸難以修竣猪婆龍如故惟江河無癩頭龜捕已淨盡只遺一个大龜在錢塘江中數十年難遂漁人之利其大方圍成丈或搭以鐵鈎鈎以繩索其四腳插兜於泥如船插舵任千人扯拔不起至鈎扯直索斷竟無奈之何人衆愈多圖利之是日又鈎搭住攸之不起多人相幫難動分毫中有人教之可取大水缸底鑿一孔以蠅串孔中墜落江裡將龜背覆壓龜因背重有物壓勢必舉足起頭缸足若離土將蠅拉扯何怕不浮隨蠅而上也衆漁人依其教取缸貫蠅果龜舉足浮起拒缸隨拖出水中擁看之皆指笑曰猪婆龍爲殃癩頭龜頂缸其喊叫動那龜拖上岸漁人將其打死大秤稱二百八十斤衆漁人抬去報官領賞得銀二百八十兩此大龜再滅浙江無遺類矣正是黃犬食羹白狗慘猪龍移禍癩龜殃且看下文如何分說

第二百六十七回

劉鵠齡辨龍答帝對

江若海升官生怪瘡

却說猪婆龍所攻陷之堤塘如黃河之壩將底下之地築堵住海水方有千餘里之田土若一崩頽田園盡廢洪武初年議築海塘劉伯溫欲製鐵牛鎮之爲基不至崩陷朝廷以動費浩大乃止伯溫笑曰今不費鐵牛追後來即以金牛猶不能用也後來屢修屢崩動費至永樂帝之時果不止金牛之費也彼時拖龜上岸時鵠齡已隨舅至浙江亦在觀看知非正惡回與其舅說曰

癩頭龜抱不白之冤

討魚人得意外之財

欽命官以國帑爲戲

猪婆龍陷海塘之惡

外面事體如此舅知之乎江若海嘆曰我官卑職小正惡其實難除有敢多言也鶴齡曰除正惡有何難只是原奏癩頭龜今剿獲猪婆龍以爲塘塞不特有功返遭其冤今莫與愚甥上京辨明正惡再來助捕立功好否若海曰向誰辨鶴齡曰不辨便罷要辨即達於朝廷舅可放心愚甥至時自能隨機應變再不至弄出事也若海說辨明可矣切記謹慎二字爲要鶴齡答是遂水遁而去時際元宵北京大放花燈鶴齡探信永樂帝夜出觀燈俟過八方橋鶴齡避於橋下帝勒馬立於橋上賞玩偶念一對句與侍從諸臣對之其句曰

八方橋上望八方八方八方

隨駕之臣未能卽對那鶴齡在橋下隨口對曰

萬歲臺前呼萬歲萬歲萬歲

帝聞之妙隨問何人所對侍從奏說不知何人躲在橋下對之帝令帶來問其姓名居處奏曰天津入姓遊名水仙又問前對是汝對的答是又曰孤再出一對與汝對好不好又念曰

月明燈明大明一統

鶴齡隨口卽對曰

君樂臣樂永樂萬年

帝曰對雖切妙過於奉承今不要奉承再出一對可能再對否又念曰

羊犒乳度禽犢足雁傳書

彼時因橋下有蘇武牧羊燈帝偶見之故出此對鶴齡見對犒凌巧卽答曰

猪婆龍爲殃癩頭龜頂缸

帝聞此對問曰孤出乃蘇武牧羊使何奴故事汝對是何典故鶴齡答曰臣對非典故乃現時在浙江修海塘之新文帝訝問曰修海塘有何新文快奏來鶴齡故作指看方向樣式轉身飛跑落橋下水中帝令善水者趕

獲查無踪跡皆以爲怪帝因聞此卽遣內監密赴杭州察訪知猪婆龍爲殃擲頭龜頂鉦之新文回京奏聞永樂大祭降旨將在杭之大小諸文武盡行降罰所有給賞去捕龜之庫銀盡着衆官賠補仍令有能捕獲猪婆龍者官升三級民賞千金限一月內不能除者官員盡行參革留捕等祿鶴齡已夜遁回杭州將應對之情節告與若海得知若海羨其聰明敏捷俟詔到時再議未數日黃詔并部文俱至大小官員皆驚無一個能施剿除之策准聽之參革而已鶴齡與若海密議舅須如此帶弓箭手埋伏岸上見有知猪婆龍者卽發箭射之頻去去引惹他出來與舅成功商議沉當逐入水手執長鎗潛至猪婆龍洞口將鎗舞弄或進或退誘之龍見有人至以爲送肉與食卽揭鬚舞瓜張牙出來吞之鶴齡遂奔走龍趕追之至追將及鶴齡隱而不見龍以追無將返身鶴齡又現出惹之龍又追起引至若海埋伏所在便浮起水面那龍亦追出水鶴齡便喊放箭若海見龍現出聞喊遂令開箭龍被亂箭射中數枝便沉下鶴齡早在龍之下舉鎗照肚一刺龍卽沉壓江底而死鶴齡登岸悄悄叫舅去各上司報功若海卽走投報以自引出猪婆龍出來伏兵亂箭射死又刺了二鎗斃於江底特來報知卽請呈猪婆龍看驗等由列憲聞知大喜隨即要驗看鶴齡預先遁入水底以縋縛四脚帶蠟拖出水面暗暗囑若海撥人夫來拖若海已投報了趕回撥齊人夫于水邊舉繩用力拉上岸上列憲親自來看見那龍長十丈形狀如猪醜惡瓜長牙驚之不勝將龍以鹽醃候旨遂列銜奏報永樂覽奏大悅批令江若海同孽龍來驗浙江藩司卽送江若海并龍進京帝看驗訖卽升若海爲杭州參軍諸官員均免恭革蓋此次除孽乃鶴齡之功與舅以報前德茲江若海除龍之名大振天下不用寸力升至二品參軍享福忽然胸前生一怪瘡腫至如碗大生出形狀似有眼睛鼻之形又似鬼臉又似蟹形有口能張合其痛不可忍醫生無數皆不識此症惟一老醫知此症名爲天胸蟹須以肥肉之油塗之痛稍瘥若無肥肉油塗之其痛不止其肉油投其口卽乾如被食去一般老醫惟知此症名少見人有痊愈若海得此症只得告假回籍調治鶴齡卽代去各處尋醫問症共說無藥可治遇一老叟曰聞有陳四生遇常有人傳言云我陳四死了還怕天胸蟹未死之語